

電影劇本叢書

春到淮北

魯彥周著



藝術出版社

电影剧本丛书

电影艺术翻译社编

春 到 淮 北

鲁彦周著

艺术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春到淮北
魯彥周著
電影藝術翻譯社編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56千

開本 317/100 × 437/100 毫米 印張 3 $\frac{1}{4}$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6000

定價(7) 0.32元

內 容 說 明

在淮河附近的村庄中，有个东庄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魯淮生是个年輕的共產黨員，治淮劳模。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認識到在共產党領導下修治淮河給人民帶來的利益和農民組織起來的巨大力量，因此提出了農業生產上的改革計劃，並为这一計劃的实行，跟資本主义的經營思想和官僚主义領導作風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終於帶動大家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獲得了丰收。魯淮生的形象顯示了一个年輕的共產黨員对党对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表現出他堅持真理、頑強鬥爭、充滿信心不怕困难的优秀品質。

1

光芒万丈的太陽升起了！它照亮了淮河，照亮了千里平原，远处河水閃閃地發着光亮。平原上飄盪着歡樂而雄壯的頌歌：

我們家住淮河上
淮河是幸福的家鄉
毛澤東太陽的光輝
把千年災河變了樣

如今淮水流經的地方
到處閃着幸福的光芒
毛澤東太陽的光輝
照耀着淮河兒女——
在建設美麗的家鄉……

歌聲漸隱。金色的淮河水，穿過連拱壩、攔河閘，靜靜地順着河道流着。

平原上淡淡的白霧和炊煙，輕輕拂罩着灰色的土壤

和星羅棋布的村庄。寧靜，美麗。多少年的災難痕跡，現在是很难看見了。

晴空白雲，大地充滿着光輝。田野間農民們辛勤愉快地工作着。

河上白帆點點，清波綠樹，美麗如畫。

平原遙遠的盡頭，响着馬鈴，叮叮噹噹，像是平原在開口歌唱，使它更顯得蒼茫，遼闊。

鈴聲愈來愈清晰，不久，出現了兩匹高大的“北口”馬，一匹白的和一匹棗紅的。

棗紅馬上坐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藍褲，黑褂，頭上紮着白巾。他眉毛濃密，眼神深邃，整個臉和身材，都顯得英俊剛毅。他是東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副社長，不久前才從淮堤上回來。名字叫魯淮生。

和他同伴，騎在白馬上的，是一個鬚眉皆白的七十來歲的老頭子，可是看起來精神非常好，很硬朗，身軀在馬上挺得筆直。莊上人都喊他毛爺爺，他的本名已經十幾年沒有人喊過，因此，也就逐漸被人遺忘了。

他們沿着河岸，轉上兩旁盡是楊柳的大道。

馬蹄踏着黃塵，不快不慢地走着。

兩人顯然是在交談着什麼問題，淮生滿面紅光的坐在馬上，精神抖擻地向着毛爺爺：“毛爺爺，這回你回去，可有的向社員們吹啦！參觀了農場，看了水閘，還看了水稻試驗場，”拍拍馬背：“領來的馬又是這樣的好

膘！”

毛爺爺嘻嘻地笑着：“咱淮河現在太好啦！”

“這才開頭呢！”淮生大笑着，“你這就滿足啦！”

這次，毛爺爺沒有笑，感情地用手拉拉馬鬃：“淮生，看看現在，想想從前，教你毛爺爺怎麼能不高兴，我兒子死在水裏，你爹娘死在水裏，你呢！這麼小就在趙惡霸家裏受罪，要不是你章明樓大叔時常照顧你，你呀，骨头渣子都沒有啦！”

淮生手一擺，意思是說，“提這些幹嗎？”但他沒說出來，只把馬韁一提：“毛爺爺，想想我們冬天怎麼幹吧！”

毛爺爺又感嘆了：“是呀！看看人家都是那麼好，我們呢！教澇災拖住了。”停了停，想起什麼似的：“淮生，村西的老龍溝，是澇災的根子，該治治它啦！那土又肥。”

“土肥？”淮生滿感興趣地問。

“我敢寫包票，”毛爺爺認真地說，“你知道是怎樣淤起來的？都是上好的糞土流進去的呀！”

這回淮生沒有回答，眼睛出神地望着什麼，似乎正在考慮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毛爺爺只顧搖頭，嘟囔着：“毛主席替我們修了淮河，大水沒有了，可我們連小小的澇災都不去治，那真太丟人啦！”

“我們會治好它的！”淮生把身子一挺，雙腳夾着馬肚，揚起鞭子，神采飛逸，像有什麼急事等待着牠似的，“快點趕回去吧！”鞭子在空裏唰的一聲，馬飛一般地跑下去。

“好小子！”毛爺爺打馬跟上來，兩匹馬相跟着，在他們的後面，丟下長長的一條煙霧。

2

離淮河數里的一個莊子，約有七八十戶，周圍緊緊被樹木包圍着，蒼蒼鬱鬱的一大片。

莊子坐落在這樣一個地方，——村東，對着河是地勢較高的坡地，村西則像盆子的底子，低窪而潮濕。還有少數的“碱荒”和積水。

已經收割了的秫秫，高高地堆在場上。

在掛着“東莊農業生產合作社”木牌的門前，有一個池塘。

已經帶點黃色的垂楊，懶洋洋地把枝葉拖到水面，白鵝在池裏漂着，池邊，幾隻雞蜷着腿，在縮頸打盹，許多牛馬在槽邊搖着尾巴。這裏是安靜而沉悶的。

人們渾身沒勁似的躺在樹蔭下，有的在圍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小拴子鬧着玩，小拴子手裏抱着一個破舊的柳葉琴，丁東丁東地彈着。

“小拴子，來一个自拉自唱。”

“对！唱一个，秋一收渾身都沒勁啦！”

“好！”小拴子神气地撥着琴弦，正想開口，一个中年妇女赶了來，她突然夺掉小拴子的琴，“我叫你彈。”一下把琴摔在地上。

“娘！”小拴子委屈地望着丟到地下的破琴。“社裏又沒有活。”

“到舅舅家去，把棉車措回來。这么大的孩子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措棉車？办了合作社，年年冬天还紡花！”小拴子噘着嘴。

“快去！”小拴娘像沒听到小拴子說話似的，把小拴子拖走了。

“剛農閒，她就準備紡花了，这个娘兒們。”誰在說。

“哎！”一个人一手支着地，斜着身子說，“分了那麼點粮食，不紡花又有啥办法？”

“媽的，進了互助組，就巴望合作社，社办了，咋样！还是苦。”

“咱生的这地方倒霉唄。”

这边人正在嘰嘰咕咕地，忽然一个光头男人——他名叫大祥，气呼呼地跑來。

他狠狠吐了一口唾沫：“媽的！成天絮絮叨叨的。”

緊接着大祥老婆披頭散髮地跑過來：“你打！你打！你不把我打死你就是孬種。”坐到地下呼天搶地地鬧起來。

本來快要平息的大祥又惱了，咆哮着：“你還不給我滾！”

樹底下的一羣人好像是見慣了似的動也不動。

“你甭兇！”大祥老婆也不示弱，“當初入社的時候，你是怎麼講的！你說能过好日子，能……”

“社長來了！”誰在說。

章明樓，合作社的社長，五十來歲。身穿大襟藍衫，腰裏掛着烟袋，精神飽滿，上唇留着鬍鬚。

他匆匆走過來，一拍腿嚴厲地：“吵些什麼？”

大祥老婆起來了，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訴着：“社長！你評評看，我說今年年成不好，怕分不到什麼糧食，到春……”話沒說完，章明樓接過來：“再少也比你往年強呀！吵什麼？”

大祥也插進來：“她說掙的分少，要我去搶活幹，我能破壞社裏的制度嗎？”

“是呀，”章明樓叫着，“社裏為了照顧大家，才把閒時活平均分着幹，你掙點我也掙點，你要怎樣，把工分給你一家掙去，讓別人乾瞪眼呀。他嫂子，這是農閒，人多活少，你不是看不見，那樣一來……好了，回去吧！”

章明樓向躺在那裏的人們掃了一眼，自言自語：
“合作社的人，應該有個社員樣子，還吵呢！哼。”

他像有什麼緊要事情，又匆匆朝西頭走去。

他不斷地用愛撫的目光注視着那些高大的馬牛。

“社長！”隨着喊聲，走過來一個四十餘歲的人，他
不相稱地穿着幹部服，頭上却戴着一頂剪去帽沿的呢
帽。他哈腰荷背地：“副業計劃我造好啦！哈！一冬幹
下來，你看吧！”

章明樓高興地：“那好！明財，停幾天就交社務委
員會討論。”

明財連連點頭：“是，是！”

他倆走過倉庫，章明樓摸摸那新砌的牆，衷心地微
笑着。

一個黑黑的、矮小的老头子，拿着鋤刀迎面走來。

章明樓笑着對他說：“二黑他爹，難為你這農業組
長，我們這一年搞得不錯呀！”拍拍他，“冬天快來了，該
你歇歇了。”

“是呀！”二黑爹出自真心的笑着，“該享享閒冬的福
啦。”

村東傳來清脆的馬鈴聲，喧鬧聲。

“看看去，”章明樓拉着明財。“淮生領着馬回來了。”

大人，小孩都向村東跑去，淮生，毛爺爺牽着馬走

進村莊。

“大叔們好，大嫂們好。”淮生像小孩子似的直嚷。

“好馬呀，你看這膘。”

“上級貸下來的還有差的嗎？”

“哎！”毛爺爺笑着，“也靠我毛老头會檢。”

“又吹啦！毛爺爺。”

“咳，吹？”毛爺爺大聲辯白着，“這回出去可開了眼啦，我們听了王政委的報告，又參觀了水稻試驗場，水稻，你們看見過沒有？”

人們紛紛笑着，鬧着，指點着，淮生興奮地、指手劃腳地和羣眾在說着什麼，許多小鬼鑽到他的身邊，他們就像是親密的伙伴一樣。

淮生和章明樓緊緊握着手，章明樓看着他，溺愛地說：“累了吧！”

3

淮生和章明樓並肩走着，淮生興奮地在訴說着什麼。

章明樓打斷了他的話，從腰裏掏出一張報紙：“你先看看這，方區委給咱們社寫的報稿子，介紹咱社農副業結合的成績。”

淮生匆匆看了一眼，把報紙一團，臉上閃動着光

彩，“我有一个想法，我們今年冬天應該花力量把地改造一下，叫災害難不倒我們。”出神地，“上級說得真好，要樹立合作社旗幟，要支援國家建設，這次貸馬，上級就特別說明要用在生產上，要……”

章明樓皺皺眉，又微笑着：“你說說看，怎麼个改造法？”

“这……”淮生一時答不上。

“你也說不上喲！”章明樓笑得很响，“你呀！總是不脫孩子气。”

淮生待要說什麼，章明樓一眼瞥見那報紙被淮生團成一團，忙“咳”了一声，把報紙拿過來，理好揣在懷裏。

“大叔，我打算找人研究研究，在這方面訂一个全面計劃。”淮生仍不放鬆。章明樓把頭直搖，“你有時間，你去找人研究嘛！”停了停拍小孩子似的，“甯一回來，就找我抬槓，路上辛苦了，教你大孀給你下點麵条吃，她在惦記着你呢！”

淮生抓抓頭說：“大孀真好，待我就像親娘一樣。”

淮生和章明樓走到一座很整齊的新屋子的門前。

一个十八九歲的姑娘，和一个很整潔的中年婦女在門前翻秫秫。姑娘穿着一件素花的褂子，混身上下，充滿着清麗、秀气，眉宇之間，有着一股好强的神色。她在平時，不太活躍，也很少說話，但心思很深，而且很

倔强。她是章明樓唯一的女兒，名字叫雲屏，中年妇女是她的娘。

雲屏娘一眼瞥見淮生，低声向雲屏說，“雲屏，淮生回來了！”

雲屏一楞，一站起正和淮生打了個照面。

“淮生哥！”雲屏由於驚喜，臉上泛起紅暈。

“大嬸！雲屏！”淮生笑嘻嘻地招呼着。

“做飯吧！弄點白麵。”章明樓招呼着雲屏娘。

淮生向雲屏笑笑，笨拙地，“雲屏……”雲屏不應，拿起籃子，一扭身進屋去了，淮生不好意思的搔搔腦袋。

淮生被讓進屋裏，剛就坐，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二黑，和一個穿着學生裝的姑娘跑來，一面狂喊着：“淮生！”

二黑粗魯地抱着淮生，拍打着：“你这傢伙，一去就這些天！”

“才幾天呀，三天沒人罵你，不快活啦！”淮生也用拳頭捅着二黑，復又轉身向穿學生裝的姑娘說：“鳳梅決定不走啦！”鳳梅含笑點着頭。

“大叔！”淮生高興地朝章明樓，“社裏會計教鳳梅幹吧！她……”

章明樓不吭氣，不滿地朝淮生看了一眼，意思是說，“你真多管事，會計她能幹的了！”

鳳梅怕僵住，懂事地打着岔：“淮生哥，晚上我們到你家去吧！”

二黑不滿地看了章明樓一眼：“晚上見！”

二黑、鳳梅又相跟着走了，淮生和章明樓沉默着。

雲屏端着兩碗麵出來，把一碗遞給淮生，淮生接過來，為了表示客气起見，轉送給章明樓。

“不，爹這裏有。”雲屏又趕忙把碗調換回來。

“噢，那你就吃吧！”章明樓若有所悟的吃起麵來。

“淮生，沒有菜啦！”雲屏娘從廚房走出來，用圍裙拭着手。

“大嬸太客气了！”淮生客气了一句，慎重地用筷子挑起麵來，麵裏埋着一塊肥肉，他明白了。向雲屏瞥了一眼，雲屏只裝作沒看見。

天，黑沉沉地，外面下着大雨。

淮生的家裏，床鋪連着鍋台，中間有一張方桌，上面雜亂地放了一些紙張書籍，正中的牆上，端端正正貼着一張彩色的毛主席像，像下面掛着一對紅綾子做的花，花下面貼了一張治淮模範的獎狀。

淮生、鳳梅、二黑、毛爺爺，圍在一起，人雖少，但空氣却極為活潑。

毛爺爺把膝蓋一拍，結束着他那大概已經談了很久的話：“一句話，咱莊所以苦，吃虧就吃在這地勢上，

溝呢，又是澇災的關口。”

“这就对啦！”淮生坐到小方桌的角上，“所以我說計劃不能光是挖溝排水。像治淮一樣，還應該蓄水，把窪地改成水田，那溝土呢，今冬全部拿來上麥田，這樣，我們小麥種植面積就可以擴大，可以幹他个百分之八十。”

“对！”二黑嚷道，“我們還可以修一个水閘。”

“对！水閘！”淮生拍着二黑的頭，“好一个水閘。”

“工程可是不小呀！”鳳梅在紙上畫着。

毛爺爺像一個善良的祖父，充滿愛憐的眼光看着淮生，搖着頭說：“明樓怕不會答應，一提花錢他決不會幹。”

“大家可以作主，”二黑說，“他憑什麼不答應。”

毛爺爺有點感嘆的樣子：“依我說，一條一條慢慢來吧！只提挖溝，不提水閘。”

“慢慢來！”淮生氣憤地說，“你也是個慢慢來，國家已經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啦，可我們呢，辦了兩年的社，產量還是這樣低，拿什麼做人家組的榜樣？毛爺爺，你甯保守，社長不答應，社務委員會會答應的。”

“走，到西地看看去。”二黑說着就脫起鞋來。

“走吧！”淮生跳下來，連鞋也不脫，打開門，衝着風雨跑了出去。二黑緊跟着也跑了出去，還向毛爺爺做了個鬼臉：“老头子才歇得住呢！”

“混蛋！”毛爺爺罵着，轉向鳳梅，“走吧！”

鳳梅捲着褲管和毛爺爺也冒着雨出來了。

西北風夾着雨點，撲打着他們的臉。

像盆底一樣的窪地，有些地方已經有積水了，從窪地向東看，像是盆子打破了的一塊缺口，由這裏通向淮河。

東一叢，西一叢的蘆花，在淤起來的老溝中迎風搖擺。溝雖然被土淤塞住，卻還看得非常清楚，溝的兩旁便是窪地。

淮生凝神地看着水流。

水流從兩邊慢慢向下處匯集，流到龍溝，便淤住了。

他們會心地望望水又互相望望。

4

晚霞在天，麻雀在果園裏叫得熱鬧。

果園旁的水池邊，洗衣石上蹲着一個剪髮的姑娘。

藍底碎花的褂子，襯着她秀美的臉，倒映在水中。

她捲起袖子，露出圓潤的手臂，在石砧上捶着衣裳。

水紋一圈圈泛了出去，池裏野生的菱花和沉睡的灰鵝被微波漾動着。

她掠着額前的短髮，望望路上。